

神秘诗！怪诞诗！——柯尔律治的三篇代表作



神秘诗！
怪诞诗！

——柯尔律治的三篇代表作

杨德豫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神秘诗！怪诞诗！

Shenmi Shi! Guaidan Sh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45,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2\frac{3}{4}$ 插页 3

199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2 年 1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180

ISBN 7-02-001931-7/I·1218 定价 1.85 元

荒诞，神秘，瑰丽

——序柯尔律治杰作三首汉译

江 枫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 十九世纪初英国大诗人、大思想家、大文学评论和理论家：所以称“大”，是因为独创性贡献巨大，对同时代和后代影响重大。

《老水手行》、《克利斯德蓓》和《忽必烈汗》，是柯尔律治的诗歌代表作，也是他那个时代流传至今，而且有理由断言，还会久远流传下去的不朽杰作。不读，就不足以认识柯尔律治，也就无从全面了解作为整体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潮流。

柯尔律治，1772年出生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一个乡间小镇的牧师家庭；十岁，父亲死后，被送往伦敦基督慈幼学校就读；1791年入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时，已是一名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哲学领域内颇有造诣的学者；大学的书斋生活对于他缺乏魅力，以至他一度逃往伦敦化名投军，当了几个月的龙骑兵；1794年，未能获得学位就离开了剑桥；同年6月，与罗伯特·骚塞相识，全都怀有诗人抱负、全都同情法

国大革命的两名文学青年，前往美洲丛林建立一个柯尔律治称之为“大同邦”的人人平等理想社会的计划虽然落空，《罗伯斯庇尔的覆亡》三幕剧的合作完成和出版，却成了一段友谊的见证。

1795年9月，柯尔律治第一次见到威廉·华兹华斯，便断定他是“当代最优秀的诗人”。对于英国文学像对于柯尔律治个人一样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是，从1797年起，他们成了交往密切、志趣相投的好友。1798年，一本被他们称为“尝试”的新诗集《抒情歌谣集》出版了，其中包括柯尔律治的长诗《老水手行》；1800年再版时，华兹华斯又为这本书增写了一篇长序。他们都不曾料想到，诗集及其长序的问世，在激起新古典主义者一阵攻讦喧嚣的同时，吸引了一整批灿若群星的文学精英，而成了一个生气蓬勃并且硕果累累的文学流派，浪漫主义运动，在英国正式诞生的里程碑。那篇序言既表达了他们共同的艺术纲领：主张诗歌创作应从新古典主义者设置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强调激情和想象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也包含着日后导致这一对密友发生争执以至一度决裂的若干论点。

《抒情歌谣集》问世前后的那一时期，与这两位大诗人友谊蜜月和创作鼎盛期恰相吻合一致。直到1816年才在拜伦敦促和支持下以未完成的形式公开发表的《克丽斯德蓓》和《忽必烈汗》，都是柯尔律

治那一时期的创作成果。并非不相干的是，这一时期也正是柯尔律治、华兹华斯和骚塞（他们三人由于全都居住英格兰北部湖区，艺术和政治倾向又相近似而被称为“湖畔诗人”）激进政治热情的退潮期：全都对法国大革命的发展变化感到幻灭和失望，不再寄希望于变革而开始看重既存秩序的稳定。转向后走得最远的是骚塞，于是三诗人中这最平庸的一个就首先获得了“桂冠诗人”这享有皇家俸禄的“荣誉职称”；死后，再由悔其少作的华兹华斯继任。而柯尔律治的传世杰作，就不可能像思想进步、直面人生而命途多舛的拜伦和雪莱，只能是远离政治现实的几首荒诞、神秘却在纯艺术追求上有所突破的近乎哥特式的传奇诗了。

《抒情歌谣集》筹划、酝酿阶段，两位作者曾有分工：华兹华斯写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物、普通事件，而赋予这类人和事以新颖的魅力，以唤起读者某种类似于超自然的感受；柯尔律治的任务是处理超自然的至少是传奇式的题材，而借助于近乎自然主义的细节描绘来构制“诗的真实”，以诱使读者甘愿暂时放弃常识而深信不疑。共同的目标都在于使读者通过美感享受而获得教益或良知的觉醒。《老水手行》、《克利斯德蓓》和《忽必烈汗》正属于柯尔律治份内的类型。

柯尔律治在诗歌创作领域内的创新之作，还有

他写得十分成功的一种“谈话诗”。而在诗歌和剧本之外，他生前发表的最重要的散文作品当为实质是自传的《文学传记》。在1817年问世的这部著作中，他阐明了一系列与华兹华斯一致和不一致的诗歌理论和美学观点。在肯定华兹华斯艺术天才和杰出成就的同时，他也批评华兹华斯为摆脱程式化诗歌辞藻而过分强调最好的诗歌语言是来自下层田野生活的语言，以及他有关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不存在实质性差别的论断，并且指摘他在诗歌语言上雅俗并见的修辞风格不统一。柯尔律治的批评并未削弱，倒是充实和完善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连同他在赏析莎士比亚作品的一系列演讲中发表的许多精辟见解，竟使他成了英国浪漫主义美学的奠基人。

柯尔律治的创作，是他的诗论和美学观点的实验，而他的创作经验又丰富了他理论的源泉。

关于想象的学说是他全部美学体系中最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有神秘主义倾向，而且立足于源出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方法却是辩证的方法。他的学说蕴含着深刻的思想，不仅被二十世纪新批评派经常引用，也是世界文学理论中宝贵的财富。

他认为，诗人，理想的、完善的诗人，能使人的整个心灵各种机能全都进入协调有序的状态而活跃起来，能凭借想象这种具有合成功能的神奇力量，促成

诸如同与异、一般与具体、个性与共性、观念与形象、清新之感与熟稔事物、异常情绪与异常的秩序、永远清醒的理性判断和刚毅的自制与深厚强烈的热情或感情之类彼此相反或对立的因素，达致平衡、调和而融为一体，并且在使自然天成与艺术创造糅合一致的同时，仍使艺术服从自然，形式服从内容。他相信，美是多样的统一。

关于诗歌天才，他说，良知是本体，幻想是外衣，运动是生命，想象是无所不在，贯穿于每一局部，并能使所有各局部形成有意义整体的灵魂。

他断言，诗这种作品与科学著作不同，因为其直接目标是快感，不是真实；又与具有相同目标的其他作品有别，因为所追求的整体快感又与每一组成部分提供的特殊快感和谐一致。他宣称，真正的诗，其组成部分相互支持、互为解释，每一部分又成比例地与韵律安排的意向和人所熟知的影响协调一致并加以支持。在语言问题上，他主张，一定要选用“准确的词”。

柯尔律治的诗论和美学观点，正是人们深入理解柯尔律治作品所必须掌握的锁钥。

《老水手行》曾有过一个副题：诗人的梦。据华兹华斯回忆，其始初素材，是柯尔律治一个朋友的一场梦，原计划由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合写，最终由柯尔律治独自完成。但是，华兹华斯也还是作出了贡

献：射杀信天翁和死人驾船，都是华兹华斯的主意，而且有少数诗行，出自华兹华斯手笔。长诗的故事就围绕着一艘海船上一名老水手无端射杀信天翁而展开；全船成员都因此而受惩罚死去，只是由于精灵“死中之生”在与精灵“死”打赌时获胜，老水手才活了下来，忍受着生不如死而又“求死不得”的痛苦折磨，直到他看到“水蛇游来游去”，赞叹这些“美妙的生灵”，“不禁为它们祝福”，才得以生还故里，而在无尽无休的忏悔中苦度残年并教化世人。

柯尔律治果然就凭着他那天才想象的神奇力量，把一段荒诞不经的“鬼话”写得瑰丽、逼真而又有深意。这是他所有长篇诗作中唯一完整的一部。老水手漂泊的故事以获得奇迹般的拯救而结束，开始远航时经过的教堂、山冈、灯塔，又成了他复归的见证。表层的情节，始于斯，终于斯，但是深层的情节转化为无限：可见的明显的事物变为永恒的先验的理念，经过幻想变形的可感具体事物通过浪漫主义象征将观念世界与现实经验世界贯通联结，将脆弱而又有罪但在悔恨中获得力量和永生的人所经历的悲怆历程表现了出来。

未完成的叙事长诗《克丽斯德蓓》更具悲剧色彩，在1816年正式出版前作为手抄本流传时，便已成了脍炙人口的名篇，并且鼓舞和启发过司各特、拜伦、雪莱和济慈。诗中神秘不祥的妖异气氛，难以解

释的忧伤，和建立在新的美学原则和标准基础之上的意境，令人叹为观止。长诗叙述一位善良仁厚的贵族少女，夜间偶遇自称落难女子的妖妇，出于同情，殷勤邀她来家留宿，竟造成了父亲被蛊惑、自己遭劫难的不幸后果。其最后结局，似乎应该是善恶到头终有报；但是柯尔律治，或是由于服食鸦片成瘾导致的懒散，或是由于才尽，或是由于睿智的洞察力克服了笃信至善上帝万能的基督徒偏见，无法回避现实的残酷，而不得不，或宁愿，听任长诗停留在片断状态，只写出人世间更常见的善行恶果。

像《老水手行》一样，《克丽丝德蓓》也体现着柯尔律治喜爱的思想，显示了将现实悲剧性感受移入对照的、象征性幻想形象世界的想象力的成功。这种形象，是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的中介，类似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结合。在柯尔律治看来，这种结合也是尘世生活的目的。

《忽必烈汗》，据柯尔律治自己说，是1797年夏季某日，服用镇痛剂后阅读《帕切斯游记》，读到“忽必烈汗下令在此兴建皇宫和豪华御苑”等语时昏昏睡去，梦中得诗不下二三百行，醒来追录时，为来客所扰，只记下了五十四行。在此诗一份手稿的题记中，他又作了更准确的说明：“这一片断和更多的无法复原的诗行，是在服用两滴鸦片酊后的白日梦状态下写成的。”从而在客观上成了后来在精神分析学

和集体无意识说影响下出现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某些推崇深层意象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派追求迷幻条件下自发写作的始作俑者，特别是，如果再考虑到他的“谈话诗”风格的影响。

但是柯尔律治却重视理性在创作中的主导和支配性地位，他强调艺术中有意识与无意识统一，象征性与模仿性并存。

柯尔律治关于想象的思想，特别鲜明地反映在《忽必烈汗》这一片断之中。诗的神秘性，引起了众多的揣测和解释。乍读之下，《忽必烈汗》似乎完全没有意义，只是美好形象和音响杂乱无章的堆砌。但是在柯尔律治的诗作中，再没有一首能比它更富于幻想性。他把他以非凡敏锐的理解力理解了的现实生活和自然现象移置入幻想的境域。全诗仿佛就是一种渴望，一种对于前所未见的足以使醒者醉、醉者醒的美的但求一见的冲动。世界上是否果真有个地方“Xanadu”，有条河流“阿尔弗”，以至是否果真有个君王“忽必烈汗”，都不重要，也无需考证；同样无需考证，却十分重要的是，人们心灵深处总有个角落，始终存在着不时寻求表达的对于某种无限美的向往。而这种由零散的印象——已经有人对其来源作出翔实考证的印象——结构成的美，只有伟大诗人才能觉察和再现，正如柯尔律治所确信，诗人的想象力能洞察常人健全头脑所无法理解的美和奥秘。

柯尔律治说,诗歌或艺术,在其象征性中体现着诗人或艺术家的高尚哲学思想。他就是从这个角度研究莎士比亚的。他认为,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永恒和全人类的共性,体现于个别的人物和诗意形象,这些形象象征地概括现实,并且与引发和形成他们的思想一道出现在有机的统一体之中。这也是柯尔律治叙事诗创作的指导思想。

到1834年柯尔律治去世之前,他已成了他那个时代人所共仰的诗哲,吸引着络绎不绝来自英伦三岛内外的朝拜行列;通过他有关莎士比亚的系列演讲,通过他的诗和文,通过他的友人和弟子如兰姆、赫兹利特、济慈和亨特等人,他已是在英国传播浪漫主义诗歌理论的中坚人物。就其诗歌创作而论,柯尔律治的《老水手行》、《克丽斯德蓓》和《忽必烈汗》这有数几篇歌谣体叙事诗,在文学史上的革新作用,并不亚于华兹华斯在数量上多得多的作品。但是,由于长时期以来,在我国,有一种满足于把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依照其参与者的社会政治态度而分割为积极与消极、革命与反动,并把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随同平庸的骚塞简单归类便不予深究而挂将起来的倾向,我国通过译文了解外国文学的读者也就无从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这一重要历史现象的源流和规模作全景式的观察,对处于其源头位置,在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也曾作出重大独创性贡献的一翼所知甚少,

对于时至今日在西方仍具有影响力的某些杰作甚至一无所知。

现在，翻译诗歌而力求形神兼备并以杰出成就赢得美誉的杨德豫同志，在译出了华兹华斯诗选《湖畔诗魂》之后，又把柯尔律治的杰作《老水手行》、《克利斯德蓓》和《忽必烈汗》译成汉语，汇为一册，应该认为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领域内的一起盛事：为我国读者提供了一个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更为接近原作的汉语读本。《老水手行》虽然已有多种译本，但是，只有杨译本刻意遵循原诗的节奏和韵式（包括诗中屡屡出现的行内韵）而且取得了很大成功，从而以相应的汉语音韵手段忠实地再现了原诗动人的音乐美。而柯尔律治自以为在其中开创了英诗新体的《克利斯德蓓》，则是首次以汉语译出。我相信，杨译本的质量已达到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超越的境地；至少，为我难以企及。

1990年岁末 北京 昌运宫

目 次

荒诞,神秘,瑰丽

——序柯尔律治杰作三首汉译……………江枫 1

老水手行 ……………,]

克丽斯德蓓……………36

忽必烈汗……………70

后记……………74

老水手行*

第一部

这老年水手站在路旁，
来三个，他拦住一个。
“你胡子花白，你眼神古怪，
拦住我为了什么？”

新郎的宅院敞开了大门，
我是他家的亲眷；
客人都到了，酒席摆好了，
闹哄哄，欢声一片。”

他手似枯藤，勾住那客人：
“从前有条船出海——”

* 这首诗作于 1797 年冬天至次年春天，在作者与华兹华斯合著的《抒情歌谣集》中列为第一首，出版于 1798 年 9 月。1815—1813 年，作者又为此诗写了旁注若干条。旁注现略去未译，但其中较重要的内容已采入本书脚注。

“去你的！放开我！白胡子蠢货！”

他的手随即松开。

他眼似幽魂，勾住那客人——

那客人僵立不动，

乖乖地听话，像三岁娃娃：

老水手占了上风。

客人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

没法子，他只能静听；

这目光灼灼的老年水手

把往事叙述分明：

“人声喧嚷，海船离港，

兴冲冲，我们出发；

经过教堂，经过山冈，

经过高高的灯塔。①

太阳从左边海面升起，

仿佛从海底出来；

它大放光明，在天上巡行，

向右边沉入大海。②

① 海船从英格兰出发。

② 船在大西洋上向南行驶。

太阳一天比一天更高，
中午正对着桅顶——”^①
客人止不住捶胸顿足，
他听到箫管齐鸣。

新娘子脸儿红得像玫瑰，
她来了，进了厅堂；
一班歌手走在她前头，
点头晃脑地吟唱。

客人止不住捶胸顿足，
没法子，他只能静听；
这目光灼灼的老年水手
把往事叙述分明：

“海上的暴风呼呼刮起，
来势又猛又凶狂；
它抖擞翅膀，横冲直撞，
把我们赶向南方。

帆船飞奔，暴风狂吼，

① 中午太阳正对着桅顶，表明船已到达赤道。